資治通鑑/卷19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一百九十七 ◄

資治通鑑
卷一百九十八 唐紀十四

► 卷一百九十九

起旃蒙大荒落六月，盡著雍涒灘三月，凡二年有奇。

資治通鑑 第198卷
卷第一百九十八

【唐紀十四】　起旃蒙大荒落六月，盡著雍涒灘三月，凡二年有奇。

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下之上貞觀十九年（乙巳，公元六四五年）

六月，丁酉，李世勣攻白巖城西南，上臨其西北。城主孫代音潛遣腹心請降，臨城，投刀鉞為信，且曰：「奴願降，城中有不從者。」上以唐幟與其使，曰：「必降者，宜建之城上。」代音建幟，城中人以為唐兵已登城，皆從之。

上之克遼東也，白巖城請降，既而中悔。上怒其反覆，令軍中曰：「得城當悉以人、物賞戰士。」李世勣見上將受其降，帥甲士數十人請曰：「士卒所以爭冒矢石、不顧其死者，貪虜獲耳；今城垂拔，奈何更受其降，孤戰士之心！」上下馬謝曰：「將軍言是也。然縱兵殺人而虜其妻孥，朕所不忍。將軍麾下有功者，朕以庫物賞之，庶因將軍贖此一城。」世勣乃退。得城中男女萬餘口，上臨水設幄受其降，仍賜之食，八十以上賜帛有差。他城之兵在白巖者悉慰諭，給糧仗，任其所之。

先是，遼東城長史為部下所殺，其省事奉其妻子奔白巖。上憐其有義，賜帛五匹，為長史造靈輿，歸之平壤。以白巖城為巖州，以孫代音為刺史。契苾何力瘡重，上自為傅藥，推求得刺何力者高突勃，付何力使自殺之。何力奏稱：「彼為其主冒白刃刺臣，乃忠勇之士也，與之初不相識，非有怨仇。」遂捨之。

初，莫離支遣加屍城七百人戍蓋牟城，李世勣盡虜之，其人請從軍自效。上曰：「汝家皆在加屍，汝為我戰，莫離支必殺汝妻子。得一人之力而滅一家，吾不忍也。」戊戌，皆廩賜遣之。

己亥，以蓋牟城為蓋州。

丁未，車駕發遼東，丙辰，至安市城，進兵攻之。丁巳，高麗北部耨薩延壽、惠真帥高麗、靺鞨兵十五萬救安市。上謂侍臣曰：「今為延壽策有三：引兵直前，連安市城為壘，據高山之險，食城中之粟，縱靺鞨掠吾牛馬，攻之不可猝下，欲歸則泥潦為阻，坐困吾軍，上策也；拔城中之眾，與之宵遁，中策也；不度智能，來與吾戰，下策也。卿曹觀之，彼必出下策，成擒在吾目中矣。」

高麗有對盧，年老習事，謂延壽曰：「秦王內芟群雄，外服戎狄，獨立為帝，此命世之材，今舉海內之眾而來，不可敵也。為吾計者，莫若頓兵不戰，曠日持久，分遣奇兵斷其運道；糧食既盡，求戰不得，欲歸無路，乃可勝也。」延壽不從，引軍直進，去安市城四十里。上猶恐其低徊不至，命左衛大將軍阿史那社爾將突厥千騎以誘之，兵始交而偽走。高麗相謂曰：「易與耳！」競進乘之，至安市城東南八里，依山而陳。

上悉召諸將問計，長孫無忌對曰：「臣聞臨敵將戰，必先觀士卒之情。臣適行經諸營，見士卒聞高麗至，皆拔刀結旆，喜形於色，此必勝之兵也。陛下未冠，身親行陳，凡出奇制勝，皆上稟聖謀，諸將奉成算而已。今日之事，乞陛下指蹤。」上笑曰：「諸公以此見讓，朕當為諸公商度。」乃與無忌等從數百騎乘高望之，觀山川形勢，可以伏兵及出入之所。高麗、靺鞨合兵為陳，長四十里。江夏王道宗曰：「高麗傾國以拒王師，平壤之守必弱，願假臣精卒五千，覆其本根，則數十萬之眾可不戰而降。」上不應，遣使紿延壽曰：「我以爾國強臣弒其主，故來問罪；至於交戰，非吾本心。入爾境，芻粟不給，故取爾數城，俟爾國修臣禮，則所失必復矣。」延壽信之，不復設備。

上夜召文武計事，命李世勣將步騎萬五千陳於西嶺；長孫無忌將精兵萬一千為奇兵，自

山北出於狹谷以沖其後。上自將步騎四千，挾鼓角，偃旗幟，登北山上，敕諸軍聞鼓角齊出奮擊。因命有司張受降幕於朝堂之側。戊午，延壽等獨見李世勣布陳，勒兵欲戰。上望見無忌軍塵起，命作鼓角，舉旗幟，諸軍鼓噪並進，延壽等大懼，欲分兵御之，而其陳已亂。會有雷電，龍門人薛仁貴著奇服，大呼陷陳，所向無敵；高麗兵披靡，大軍乘之，高麗兵大潰，斬首二萬餘級。上望見仁貴，召見，拜游擊將軍。仁貴，安都之六世孫，名禮，以字行。

延壽等將餘眾依山自固，上命諸軍圍之，長孫無忌悉撤橋樑，斷其歸路。己未，延壽、惠真帥其眾三萬六千八百人請降，入軍門，膝行而前，拜伏請命。上語之曰：「東夷少年，跳梁海曲，至於摧堅決勝，故當不及老人，自今復敢與天子戰乎？」皆伏地不能對。上簡耨薩已下酋長三千五百人，授以戎秩，遷之內地，餘皆縱之，使還平壤；皆雙舉手以顙頓地，歡呼聞數十里外。收靺鞨三千三百人，悉坑之。獲馬五萬匹，牛五萬頭，鐵甲萬領，他器械稱是。高麗舉國大駭，後黃城、銀城皆自拔遁去，數百里無復人煙。

上驛書報太子，仍與高士廉等書曰：「朕為將如此，何如？」更名所幸山曰駐驆山。

秋，七月，辛未，上徙營安市城東嶺。己卯，詔標識戰死者屍，俟軍還與之俱歸。戊子，以高延壽為鴻臚卿，高惠真為司農卿。

張亮軍過建安城下，壁壘未固，士卒多出樵牧，高麗兵奄至，軍中駭擾。亮素怯，踞胡床，直視不言，將士見之，更以為勇。總管張金樹等鳴鼓勒兵擊高麗，破之。

八月，甲辰，候騎獲莫離支諜者高竹離，反接詣軍門。上召見，解縛問曰：「何瘦之甚？」對曰：「竊道間行，不食數日矣。」命賜之食，謂曰：「爾為諜，宜速反命。為我寄語莫離支：欲知軍中消息，可遣人徑詣吾所，何必間行辛苦也！」竹離徒跣，上賜屨而遣之。

丙午，徙營於安市城南。上在遼外，凡置營，但明斥候，不為塹壘，雖逼其城，高麗終不敢出為寇抄，軍士單行野宿如中國焉。

上之將伐高麗也，薛延陀遣使入貢，上謂之曰：「語爾可汗：今我父子東征高麗，汝能為寇，宜亟來！」真珠可汗惶恐，遣使致謝，且請發兵助軍；上不許。及高麗敗於駐驆山，莫離支使靺鞨說真珠，啖以厚利，真珠懾服不敢動。九月，壬申，真珠卒，上為之

發哀。

初，真珠請以其庶長子曳莽為突利失可汗，居東方，統雜種；嫡子拔灼為肆葉護可汗，居西方，統薛延陀；詔許之，皆以禮冊命。曳莽性躁擾，輕用兵，與拔灼不協。真珠卒，來會喪。既葬，曳莽恐拔灼圖己，先還所部，拔灼追襲殺之，自立為頡利俱利薛沙多彌可汗。

上之克白巖也，謂李世勣曰：「吾聞安市城險而兵精，其城主材勇，莫離支之亂，城守不服，莫離支擊之不能下，因而與之。建安兵弱而糧少，若出其不意，攻之必克。公可先攻建安，建安下，則安市在吾腹中，此兵法所謂『城有所不攻』者也。」對曰：「建安在南，安市在北，吾軍糧皆在遼東；今逾安市而攻建安，若賊斷吾運道，將若之何？不如先攻安市，安市下，則鼓行而取建安耳。」上曰：「以公為將，安得不用公策。勿誤吾事！」世勣遂攻安市。

安市人望見上旗蓋，輒乘城鼓噪，上怒，世勣請克城之日，男子皆坑之。安市人聞之，益堅守，攻久不下。高延壽、高惠真請於上曰：「奴既委身大國，不敢不獻其誠，欲天子早成大功，奴得與妻子相見。安市人顧惜其家，人自為戰，未易猝拔。今奴以高麗十餘萬眾，望旗沮潰，國人膽破，烏骨城耨薩老耄，不能堅守，移兵臨之，朝至夕克。其餘當道小城，必望風奔潰。然後收其資糧，鼓行而前，平壤必不守矣。」群臣亦言：「張亮兵在沙城，召之信宿可至，乘高麗兇懼，並力拔烏骨城，渡鴨綠水，直取平壤，在此舉矣。」上將從之，獨長孫無忌以為：「天子親征，異於諸將，不可乘危徼幸。今建安、新城之虜，眾猶十萬，若向烏骨，皆躡吾後，不如先破安市，取建安，然後長驅而進，此萬全之策也。」上乃止。

諸軍急攻安市，上聞城中雞彘聲，謂李世勣曰：「圍城積久，城中煙火日微，今雞彘甚喧，此必饗士，欲夜出襲我，宜嚴兵備之。」是夜，高麗數百人縋城而下。上聞之，自至城下，召兵急擊，斬首數十級，高麗退走。

江夏王道宗督眾築土山於城東南隅，浸逼其城，城中亦增高其城以拒之。士卒分番交戰，日六、七合，沖車砲石，壞其樓堞，城中隨立木柵以塞其缺。道宗傷足，上親為之針。築山晝夜不息，凡六旬，用功五十萬，山頂去城數丈，下臨城中，道宗使果毅傅伏愛將兵屯山頂以備敵。山頹，壓城，城崩，會伏愛私離所部，高麗數百人從城缺出戰，遂奪據土山，塹而守之。上怒，斬伏愛以徇，命諸將攻之，三日不能克。道宗徒跣詣旗下請

罪，上曰：「汝罪當死，但朕以漢武殺王恢，不如秦穆用孟明，且有破蓋牟、遼東之功，故特赦汝耳。」

上以遼左早寒，草枯水凍，士馬難久留，且糧食將盡，癸未，敕班師。先拔遼、蓋二州戶口渡遼，乃耀兵於安市城下而旋，城中皆屏跡不出。城主登城拜辭，上嘉其固守，賜縑百匹，以勵事君。命李世勣、江夏王道宗將步騎四萬為殿。

乙酉，至遼東。丙戌，渡遼水。遼澤泥潦，車馬不通，命長孫無忌將萬人，剪草填道，水深處以車為梁，上自系薪於馬鞘以助役。冬，十月，丙申朔，上至蒲溝駐馬，督填道諸軍渡渤錯水，暴風雪，士卒沾濕多死者，敕然火於道以待之。

凡征高麗，拔玄菟、橫山、蓋牟、磨米、遼東、白巖、卑沙、麥谷、銀山、後黃十城，徙遼、蓋、巖三州戶口入中國者七萬人。新城、建安、駐蹕三大戰，斬首四萬餘級，戰士死者幾二千人，戰馬死者什七、八。上以不能成功，深悔之，歎曰：「魏徵若在，不使我有是行也！」命馳驛祀征以少牢，復立所制碑，召其妻子詣行在，勞賜之。

丙午，至營州。詔遼東戰亡士卒骸骨並集柳城東南，命有司設太牢，上自作文以祭之，臨哭盡哀。其父母聞之，曰：「吾兒死而天子哭之，死何所恨！」上謂薛仁貴曰：「朕諸將皆老，思得新進驍勇者將之，無如卿者；朕不喜得遼東，喜得卿也。」

丙辰，上聞太子奉迎將至，從飛騎三千人馳入臨渝關，道逢太子。上之發定州也，指所御褐袍謂太子曰：「俟見汝，乃易此袍耳。」在遼左，雖盛暑流汗，弗之易。及秋，穿敗，左右請易之，上曰：「軍士衣多弊，吾獨御新衣，可乎？」至是，太子進新衣，乃易之。

諸軍所虜高麗民萬四千口，先集幽州，將以賞軍士，上愍其父子夫婦離散，命有司平其直，悉以錢布贖為民，歡呼之聲，三日不息。十一月，辛未，車駕至幽州，高麗民迎於城東，拜舞號呼，宛轉於地，塵埃彌望。

庚辰，過易州境，司馬陳元□使民於地室蓄火種蔬而進之；上惡其諂，免元□官。

丙戌，車駕至定州。

丁亥，吏部尚書楊師道坐所署用多非其才，左遷工部尚書。

壬辰，車駕發定州。十二月，辛丑，上病癰，御步輦而行。戊申，至并州，太子為上吮癰，扶輦步從者數日。辛亥，上疾瘳，百官皆賀。

上之征高麗也，使右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將突厥屯夏州之北，以備薛延陀。薛延陀多彌可汗既立，以上出征未還，引兵寇河南，上遣左武候中郎將長安田仁會與思力合兵擊之。思力羸形偽退，誘之深入，及夏州之境，整陳以待之。薛延陀大敗，追奔六百餘里，耀威磧北而還。多彌復發兵寇夏州，己未，敕禮部尚書江夏王道宗，發朔、並、汾、箕、嵐、代、忻、蔚、雲九州兵鎮朔州；右衛大將軍代州都督薛萬徹，左驍衛大將軍阿史那社爾，發勝、夏、銀、綏、丹、延、鄜、坊、石、隰十州兵鎮勝州；勝州都督宋君明，左武候將軍薛孤吳，發靈、原、寧、鹽、慶五州兵鎮靈州；又令執失思力發靈、勝二州突厥兵，與道宗等相應。薛延陀至塞下，知有備，不敢進。

初，上留侍中劉洎輔皇太子於定州，仍兼左庶子、檢校民部尚書，總吏、禮、戶部三尚書事。上將行，謂洎曰：「我今遠征，爾輔太子，安危所寄，宜深識我意。」對曰：「願陛下無憂，大臣有罪者，臣謹即行誅。」上以其言妄發，頗怪之，戒曰：「卿性疏而太健，必以此敗，深宜慎之！」及上不豫，洎從內出，色甚悲懼，謂同列曰：「疾勢如此，聖躬可憂！」或譖於上曰：「洎言國家事不足憂，但當輔幼主行伊、霍故事，大臣有異志者誅之，自定矣。」上以為然，庚申，下詔稱：「洎與人竊議，窺窬萬一，謀執朝衡，自處伊、霍，猜忌大臣，皆欲夷戮。宜賜自盡，免其妻孥。」

中書令馬周攝吏部尚書，以四時選為勞，請復以十一月選，至三月畢；從之。

是歲，右親衛中郎將裴行方討茂州叛羌黃郎弄，大破之，窮其餘黨，西至乞習山，臨弱水而歸。

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下之上貞觀二十年（丙午，公元六四六年）

春，正月，辛未，夏州都督喬師望、右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等擊薛延陀，大破之，虜獲二千餘人。多彌可汗輕騎遁走，部內騷然矣。

丁丑，遣大理卿孫伏伽等二十二人以六條巡察四方，刺史、縣令以下多所貶黜，其人詣

閾稱冤者，前後相屬。上令褚遂良類狀以聞，上親臨決，以能進擢者二十人，以罪死者七人，流以下除免者數百千人。

二月，乙未，上發并州。三月，己巳，車駕還京師。上謂李靖曰：「吾以天下之眾困於小夷，何也？」靖曰：「此道宗所解。」上顧問江夏王道宗，具陳在駐驊時乘虛取平壤之言。上悵然曰：「當時匆匆，吾不憶也。」

上疾未全平，欲專保養，庚午，詔軍國機務並委皇太子處決。於是太子間日聽政於東宮，既罷，則入侍藥膳，不離左右。上命太子暫出遊觀，太子辭不願出；上乃置別院於寢殿側，使太子居之。褚遂良請遣太子旬日一還東宮，與師傅講道義；從之。

上嘗幸未央宮，辟仗已過，忽於草中見一人帶橫刀，詰之，曰：「聞辟仗至，懼不敢出，辟仗者不見，遂伏不敢動。」上遽引還，顧謂太子：「茲事行之，則數人當死，汝於後速縱遣之。」又嘗乘腰輿，有三衛誤拂御衣，其人懼，色變。上曰：「此間無御史，吾不汝罪也。」

陜人常德玄告刑部尚書張亮養假子五百人，與術士公孫常語，云「名應圖讖」，又問術士程公穎云：「吾臂有龍鱗起，欲舉大事，可乎？」上命馬周等按其事，亮辭不服。上曰：「亮有假子五百人，養此輩何為？正欲反耳！」命百官議其獄，皆言亮反，當誅。獨將作少匠李道裕言：「亮反形未具，罪不當死。」上遣長孫無忌、房玄齡就獄與亮訣曰：「法者天下之平，與公共之。公自不謹，與凶人往還，陷入於法，今將奈何！公好去。」己丑，亮與公穎俱斬西市，籍沒其家。

歲餘，刑部侍郎缺，上命執政妙擇其人，擬數人，皆不稱旨，既而曰：「朕得其人矣。往者李道裕議張亮獄云『反形未具』，此言當矣，朕雖不從，至今悔之。」遂以道裕為刑部侍郎。

閏月，癸巳朔，日有食之。

戊戌，罷遼州都督府及巖州。

夏，四月，甲子，太子太保蕭瑀解太保，乃同中書門下三品。

五月，甲寅，高麗王藏及莫離支蓋金遣使謝罪，並獻二美女，上還之。金，即蘇文也。

六月，丁卯，西突闕乙毘射匱可汗遣使入貢，且請婚；上許之，且使割龜茲、于闐、疏勒、朱俱波、葱嶺五國以為聘禮。

薛延陀多彌可汗，性褊急，猜忌無恩，廢棄父時貴臣，專用己所親暱，國人不附。多彌多所誅殺，人不自安。回紇酋長吐迷度與僕骨、同羅共擊之，多彌大敗。乙亥，詔以江夏王道宗、左衛大將軍阿史那社爾為瀚海安撫大使；又遣右領衛大將軍執失思力將突厥兵，右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將涼州及胡兵，代州都督薛萬徹、營州都督張儉各將所部兵，分道並進，以擊薛延陀。

上遣校尉宇文法詣烏羅護、靺鞨，遇薛延陀阿波設之兵於東境，法帥靺鞨擊破之。薛延陀國中驚擾，曰：「唐兵至矣！」諸部大亂。多彌引數千騎奔阿史德時健部落，回紇攻而殺之，並其宗族殆盡，遂據其地。諸俟斤互相攻擊，爭遣使來歸命。

薛延陀餘眾西走，猶七萬餘口，共立真珠可汗兄子咄摩支為伊特勿失可汗，歸其故地。尋去可汗之號，遣使奉表，請居郁督軍山之北；使兵部尚書崔敦禮就安集之。

敕勒九姓酋長，以其部落素服薛延陀種，聞咄摩支來，皆恐懼，朝議恐其為磧北之患，乃更遣李世勣與九姓敕勒共圖之。上戒世勣曰：「降則撫之，叛則討之。」己丑，上手詔，以「薛延陀破滅，其敕勒諸部，或來降附，或未歸服，今不乘機，恐貽後悔，朕當自詣靈州招撫。其去歲征遼東兵，皆不調發。」

時太子當從行，少詹事張行成上疏，以為：「皇太子從幸靈州，不若使之監國，接對百寮，明習庶政，既為京師重鎮，且示四方盛德。宜割私愛，俯從公道。」上以為忠，進位銀青光祿大夫。

李世勣至郁督軍山，其酋長梯真達官帥眾來降。薛延陀咄摩支南奔荒谷，世勣遣通事舍人蕭嗣業往招慰，咄摩支詣嗣業降。其部落猶持兩端，世勣縱兵追擊，前後斬五千餘級，虜男女三萬餘人。秋，七月，咄摩支至京師，拜右武衛大將軍。

八月，甲子，立皇孫忠為陳王。

己巳，上行幸靈州。江夏王道宗兵既渡磧，遇薛延陀阿波達官眾數萬拒戰，道宗擊破之，斬首千餘級，追奔二百里。道宗與薛萬徹各遣使招諭敕勒諸部，其酋長皆喜，頓首請入朝。庚午，車駕至浮陽。回紇、拔野古、同羅、僕骨、多濫葛、思結、阿跌、契苾、跌結、渾、斛薛等十一姓各遣使入貢，稱：「薛延陀不事大國，暴虐無道，不能與奴等為主，自取敗死，部落鳥散，不知所之。奴等各有分地，不從薛延陀去，歸命天子。願賜哀憐，乞置官司，養育奴等。」上大喜。辛未，詔回紇等使者宴樂，頒賚拜官，賜其酋長璽書；遣右領軍中郎將安永壽報使。

壬申，上幸漢故甘泉宮，詔以「戎、狄與天地俱生，上皇並列，流殃構禍，乃自運初。朕聊命偏師，遂擒頡利；始弘廟略，已滅延陀。鐵勒百餘萬戶，散處北溟，遠遣使人，委身內屬，請同編列，並為州郡；混元以降，殊未前聞，宜備禮告廟，仍頒示普天。」

庚辰，至涇州；丙戌，逾隴山，至西瓦亭，觀馬牧。九月，上至靈州，敕勒諸部俟斤遣使相繼詣靈州者數千人，鹹云：「願得天至尊為奴等天可汗，子子孫孫常為天至尊奴，死無所恨。」甲辰，上為詩序其事曰：「雪恥酬百王，除凶報千古。」公卿請勒石於靈州；從之。

特進同中書門下三品宋公蕭瑀，性狷介，與同寮多不合，嘗言於上曰：「房玄齡與中書門下眾臣，朋黨不忠，執權膠固。陛下不詳知，但未反耳。」上曰：「卿言得無太甚！人君選賢才以為股肱心膂，當推誠任之。人不可以求備，必捨其所短，取其所長。朕雖不能聰明，何至頓迷臧否，乃至於是！」瑀內不自得，既數忤旨，上亦銜之，但以其忠直居多，未忍廢也。

上嘗謂張亮曰：「卿既事佛，何不出家？」瑀因自請出家。上曰：「亦知公雅好桑門，今不違公意。」瑀須臾復進曰：「臣適思之，不能出家。」上以瑀對群臣發言反覆，尤不能平；會稱足疾不朝，或至朝堂而不入見。上知瑀意終怏怏，冬，十月，手詔數其罪曰：「朕於佛教，非意所遵。求其道者未驗福於將來，修其教者翻受辜於既往。至若梁武窮心於釋氏，簡文銳意於法門，傾帑藏以給僧示氐，殫人力以供塔廟。及乎三淮沸浪，五嶺騰煙，假餘息於熊蹯，引殘魂於雀彀，子孫覆亡而不暇，社稷俄頃而為墟，報施之征，何其謬也！瑀踐覆車之餘軌，襲亡國之遺風；棄公就私，未明隱顯之際；身俗口道，莫辨邪正之心。修累葉之殃源，祈一躬之福本，上以違忤君主，下則扇習浮華。自請出家，尋復違異。一回一惑，在乎瞬息之間；自可自否，變於帷扆之所。乖棟樑之體，豈具瞻之量乎！朕隱忍至今，瑀全無悛改。可商州刺史，仍除其封。」上自高麗還，蓋蘇

文益驕恣，雖遣使奉表，其言率皆詭誕；又待唐使者倨慢，常窺伺邊隙。屢敕令勿攻新羅，而侵陵不止。壬申，詔勿受其朝貢，更議討之。

丙戌，車駕還京師。

冬，十月，己丑，上以幸靈州往還，冒寒疲頓，欲於歲前專事保攝。十一月，己丑，詔祭祀、表疏、胡客、兵馬、宿衛，行魚契給驛、授五品以上官及除解、決死罪皆以聞，餘並取皇太子處分。

十二月，己丑，群臣累請封禪；從之。詔造羽衛送洛陽宮。

戊寅，回紇俟利發吐迷度、僕骨俟利發歌濫拔延、多濫葛俟斤末、拔野古俟利發屈利失、同羅俟利發時健啜、思結酋長烏碎及渾、斛薛、奚結、阿跌、契苾、白□酋長皆來朝。庚辰，上賜宴於芳蘭殿，命有司厚加給待，每五日一會。

癸未，上謂長孫無忌等曰：「今日吾生日，世俗皆為樂，在朕翻成傷感。今君臨天下，富有四海，而承歡膝下，永不可得，此子路所以有負米之恨也。《詩》云：『哀哀父母，生我劬勞。』奈何以劬勞之日更為宴樂乎！」因泣數行下，左右皆悲。

房玄齡嘗以微譴歸第，褚遂良上疏，以為：「玄齡自義旗之始翼贊聖功，武德之季冒死決策，貞觀之初選賢立政，人臣之勤，玄齡為最。自非有罪在不赦，搢紳同尤，不可遐棄。陛下若以其衰老，亦當諷諭使之致仕，退之以禮；不可以淺鮮之過，棄數十年之勳舊。」上遽召出之。頃之，玄齡復避位還家。久之，上幸芙蓉園，玄齡敕子弟汎掃門庭，曰：「乘輿且至！」有頃，上果幸其第，因載玄齡還宮。

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下之上貞觀二十一年（丁未，公元六四七年）

春，正月，開府儀同三司申文獻公高士廉疾篤；辛卯，上幸其第，流涕與訣；壬辰，薨。上將往哭之，房玄齡以上疾新愈，固諫，上曰：「高公非徒君臣，兼以故舊姻戚，豈得聞其喪不往哭乎？公勿復言！」帥左右自興安門出。長孫無忌在士廉喪所，聞上將至，輟哭，迎諫於馬首曰：「陛下餌金石，於方不得臨喪，奈何不為宗廟蒼生自重！且臣舅臨終遺言，深不欲以北首、夷衾，輒屈鑾駕。」上不聽。無忌中道伏臥，流涕固諫，上乃還入東苑，南望而哭，涕下如雨。及柩出橫橋，上登長安故城西北樓，望之慟哭。

丙申，詔以回紇部為瀚海府，僕骨為金微府，多濫葛為燕然府，拔野古為幽陵府，同羅為龜林府，思結為盧山府，渾為皋蘭州，斛薛為高闕州，奚結為雞鹿州，阿跌為雞田州，契苾為榆溪州，思結別部為蹄林州，白□為置顏州；各以其酋長為都督、刺史，各賜金銀繒帛及錦袍。敕勒大喜，捧戴歡呼拜舞，宛轉塵中。及還，上御天成殿宴，設十部樂而遣之。諸酋長奏稱：「臣等既為唐民，往來天至尊所，如詣父母，請於回紇以南、突厥以北開一道，謂之參天可汗道，置六十八驛，各有馬及酒肉以供過使，歲貢貂皮以充租賦，仍請能屬文人，使為表疏。」上皆許之。於是北荒悉平，然回紇吐迷度已私自稱可汗，官號皆如突厥故事。

丁酉，詔以明年仲春有事泰山，禪社首；餘並依十五年議。

二月，丁丑，太子釋奠於國學。

上將復伐高麗，朝議以為：「高麗依山為城，攻之不可猝拔。前大駕親征，國人不得耕種，所克之城，悉收其谷，繼以旱災，民太半乏食。今若數遣偏師，更迭擾其疆場，使彼疲於奔命，釋耒入堡，數年之間，千里蕭條，則人心自離，鴨綠之北，可不戰而取矣。」上從之。三月，以左武衛大將軍牛進達為青丘道行軍大總管，右武候將軍李海岸副之，發兵萬餘人，乘樓船自萊州泛海而入。又以太子詹事李世勣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，右武衛將軍孫貳朗等副之，將兵三千人，因營州都督府兵自新城道入。兩軍皆選習水善戰者配之。

辛卯，上曰：「朕於戎、狄所以能取古人所不能取，臣古人所不能臣者，皆順眾人之所欲故也。昔禹帥九州之民，鑿山槎木，疏百川注之海，其勞甚矣，而民不怨者，因人之心，順地之勢，與民同利故也。」

是月，上得風疾，苦京師盛暑，夏，四月，乙丑，命修終南山太和廢宮為翠微宮。

丙寅，置燕然都護府，統瀚海等六都督、皋蘭等七州，以揚州都督府司馬李素立為之。素立撫以恩信，夷落懷之，共率馬牛為獻；素立唯受其酒一杯，餘悉還之。

五月，戊子，上幸翠微宮。冀州進士張昌齡獻《翠微宮頌》，上愛其文，命於通事舍人裡供奉。

初，昌齡與進士王公治皆善屬文，名振京師，考功員外郎王師旦知貢舉，黜之，舉朝莫曉其故。及奏第，上怪無二人名，詰之。師旦對曰：「二人雖有辭華，然其體輕薄，終不成令器。若置之高第，恐後進效之，傷陛下雅道。」上善其言。

壬辰，詔百司依舊啟事皇太子。

庚辰，上御翠微殿，問侍臣曰：「自古帝王雖平定中夏，不能服戎、狄。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過之，自不諭其故，諸公各率意以實言之。」群臣皆稱：「陛下功德如天地，萬物不得而名言。」上曰：「不然。朕所以能及此者，止由五事耳。自古帝王多疾勝己者，朕見人之善，若己有之。人之行能，不能兼備，朕常棄其所短，取其所長。人主往往進賢則欲置諸懷，退不肖則欲推諸壑，朕見賢者則敬之，不肖者則憐之，賢不肖各得其所。人主多惡正直，陰誅顯戮，無代無之，朕踐祚以來，正直之士，比肩於朝，未嘗黜責一人。自古皆貴中華，賤夷、狄，朕獨愛之如一，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。此五者，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。」顧謂褚遂良曰：「公嘗為史官，如朕言，得其實乎？」對曰：「陛下盛德不可勝載，獨以此五者自與，蓋謙謙之志耳。」

李世勣軍既渡遼，歷南蘇等數城，高麗多背城拒戰，世勣擊破其兵，焚其羅郭而還。

六月，癸亥，以司徒長孫無忌領揚州都督，實不之任。

丁丑，詔以「隋末喪亂，邊民多為戎、狄所掠，今鐵勒歸化，宜遣使詣燕然等州，與都督相知，訪求沒落之人，贖以貨財，給糧遞還本貫；其室韋、烏羅護、靺鞨三部人為薛延陀所掠者，亦令贖還。」

癸未，以司農卿李緯為戶部尚書。時房玄齡留守京師，有自京師來者，上問：「玄齡何言？」對曰：「玄齡聞李緯拜尚書，但雲李緯美髭鬚。」帝遽改除緯洛州刺史。

秋，七月，牛進達、李海岸入高麗境，凡百餘戰，無不捷。攻石城，拔之。進至積利城下，高麗兵萬餘人出戰，海岸擊破之，斬首二千級。

上以翠微宮險隘，不能容百官，庚子，詔更營玉華宮於宜春之鳳皇谷。庚戌，車駕還宮。

八月，壬戌，詔以薛延陀新降，土功屢興，加以河北水災，停明年封禪。

辛未，骨利幹遣使入貢；丙戌，以骨利幹為玄闕州，拜其俟斤為刺史。骨利幹於鐵勒諸部為最遠，晝長夜短，日沒後，天色正曛，煮羊脾適熟，日已復出矣。

己丑，齊州人段志衝上封事，請上致政於皇太子；太子聞之，憂形於色，發言流涕。長孫無忌等請誅志沖。上手詔曰：「五嶽陵霄，四海亙地，納污藏疾，無損高深。志沖欲以匹夫解位天子，朕若有罪，是其直也；若其無罪，是其狂也。譬如尺霧障天，不虧於大；寸雲點日，何損於明！」

丁酉，立皇子明為曹王。明母楊氏，巢剌王之妃也，有寵於上；文德皇后之崩也，欲立為皇后。魏徵諫曰：「陛下方比德唐、虞，奈何以辰嬴自累！」乃止。尋以明繼元吉後。

戊戌，敕宋州刺史王波利等發江南十二州工人造大船數百艘，欲以征高麗。

冬，十月，庚辰，奴剌啜匐俟友帥其所部萬餘人內附。

十一月，突厥車鼻可汗遣使入貢。車鼻名斛勃，本突厥同族，世為小可汗。頡利之敗，突厥餘眾欲奉以為大可汗，時薛延陀方強，車鼻不敢當，帥其眾歸之。或說薛延陀：「車鼻貴種，有勇略，為眾所附，恐為後患，不如殺之。」車鼻知之，逃去。薛延陀遣數千騎追之，車鼻勒兵與戰，大破之，乃建牙於金山之北，自稱乙注車鼻可汗，突厥餘眾稍稍歸之，數年間勝兵三萬人，時出抄掠薛延陀。及薛延陀敗，車鼻勢益張，遣其子沙缽羅特勒入見，又請身自入朝。詔遣將軍郭廣敬征之。車鼻特為好言，初無來意，竟不至。

癸卯，徙順陽王泰為濮王。

壬子，上疾愈，三日一視朝。

十二月，壬申，西趙酋長趙磨帥萬餘戶內附，以其地為明州。

龜茲王伐疊卒，弟訶黎布失畢立，浸失臣禮，侵漁鄰國。上怒，戊寅，詔使持節、昆丘道行軍大總管、左驍衛大將軍阿史那社爾、副大總管、右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、安西都

護郭孝恪等將兵擊之，仍命鐵勒十三州、突厥、吐蕃、吐谷渾連兵進討。

高麗王使其子莫離支任武入謝罪，上許之。

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下之上貞觀二十二年（戊申，公元六四八年）

春，正月，己丑，上作《帝范》十二篇以賜太子，曰《君體》、《建親》、《求賢》、《審官》、《納諫》、《去讒》、《戒盈》、《崇儉》、《賞罰》、《務農》、《閱武》、《崇文》；且曰：「修身治國，備在其中。一旦不諱，更無所言矣。」又曰：「汝當更求古之哲王以為師，如吾，不足法也。夫取法於上，僅得其中；取法於中，不免為下。吾居位已來，不善多矣，錦繡珠玉不絕於前，宮室台榭屢有興作，犬馬鷹隼無遠不致，行遊四方，供頓煩勞，此皆吾之深過，勿以為是而法之。顧我弘濟蒼生，其益多；肇造區夏，其功大。益多損少，故人不怨；功大過微，故業不墮；然比之盡美盡善，固多愧矣。汝無我之功或而承我之富貴，竭力為善，則國家僅安；驕惰奢縱，則一身不保。且成遲敗速者，國也；失易得難者，位也；可不惜哉！可不惜哉！」

中書令兼右庶子馬周病，上親為調藥，使太子臨問；庚寅，薨。

戊戌，上幸驪山溫湯。

己亥，以中書舍人崔仁師為中書侍郎，參知機務。

新羅王金善德卒，以善德妹真德為柱國，封樂浪郡王，遣使冊命。

丙午，詔以右武衛大將軍薛萬徹為青丘道行軍大總管，右衛將軍裴行方副之，將兵三萬餘人及樓船戰艦自萊州泛海以擊高麗。

長孫無忌檢校中書令、知尚書門下省事。

戊申，上還宮。結骨自古未通中國，聞鐵勒諸部皆服，二月，其俟利發失缽屈阿棧入朝。其國人皆長大，赤髮綠睛，有黑髮者以為不祥。上宴之於天成殿，謂侍臣曰：「昔渭橋斬三突厥首，自謂功多，今斯人在席，更不以為怪邪！」失缽屈阿棧請除一官，「執笏而歸，誠百世之幸。」戊午，以結骨為堅昆都督府，以失缽屈阿棧為右屯衛大將軍、堅

昆都督，隸燕然都護。又以阿史德時健俟斤部落置祁連州，隸靈州都督。

是時四夷大小君長爭遣使入獻見，道路不絕，每元正朝賀，常數百千人。辛酉，上引見諸胡使者，謂侍臣曰：「漢武帝窮兵三十餘年，疲弊中國，所獲無幾；豈如今日綏之以德，使窮發之地盡為編戶乎！」

上營玉華宮，務令儉約，惟所居殿覆以瓦，餘皆茅茨；然備設太子宮、百司，苞山絡野，所費已巨億計。乙亥，上行幸玉華宮；己卯，畋於華原。

中書侍郎崔仁師坐有伏閣自訴者，仁師不奏，除名，流連州。

三月，己丑，分瀚海都督俱羅勃部置燭龍州。

甲午，上謂侍臣曰：「朕少長兵間，頗能料敵；今昆丘行師，處月、處密二部及龜茲用事者羯獵顛、那利每懷首鼠，必先授首，弩失畢其次也。」

庚子，隋蕭後卒。詔復其位號，謚曰愍；使三品護葬，備鹵簿儀衛，送至江都，與煬帝合葬。

充容長城徐惠以上東征高麗，西討龜茲，翠微、玉華，營繕相繼，又服玩頗華靡，上疏諫，其略曰：「以有盡之農功，填無窮之巨浪；圖未獲之他眾，喪已成之我軍。昔秦皇併吞六國，反速危亡之基，晉武奄有三方，翻成覆敗之業；豈非矜功恃大，棄德輕邦，圖利忘危，肆情縱欲之所致乎！是知地廣非常安之術，人勞乃易亂之源也。」又曰：「雖復茅茨示約，猶興木石之疲，和雇取人，不無煩擾之弊。」又曰：「珍玩伎巧，乃喪國之斧斤；珠玉錦繡，實迷心之鴆毒。」又曰：「作法於儉，猶恐其奢；作法於奢，何以制後！」上善其言，甚禮重之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